聯合畫報社出版

發行人：司徒華
主編：舒宗僑
社址：重慶
重慶保安路二一一號
電報掛號：渝三九七三
電話：四一九四七
昆明辦事處：巡津街四十號
定價：每份十五元
三月二二〇元
半年四四〇元
全年八八〇元
（郵費封套在內）
印刷者：文化總設印務局
辦事處：儲奇門行街二一八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八八二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局執照八二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聯合畫報

第一〇二期

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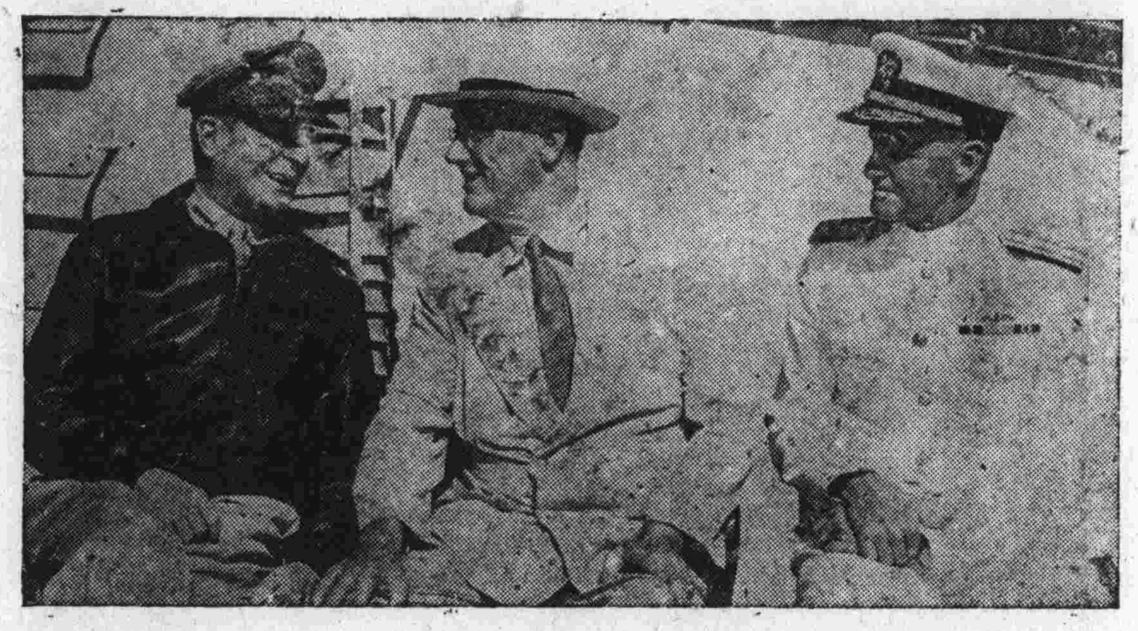
（聯合畫報敬贈）

本期重要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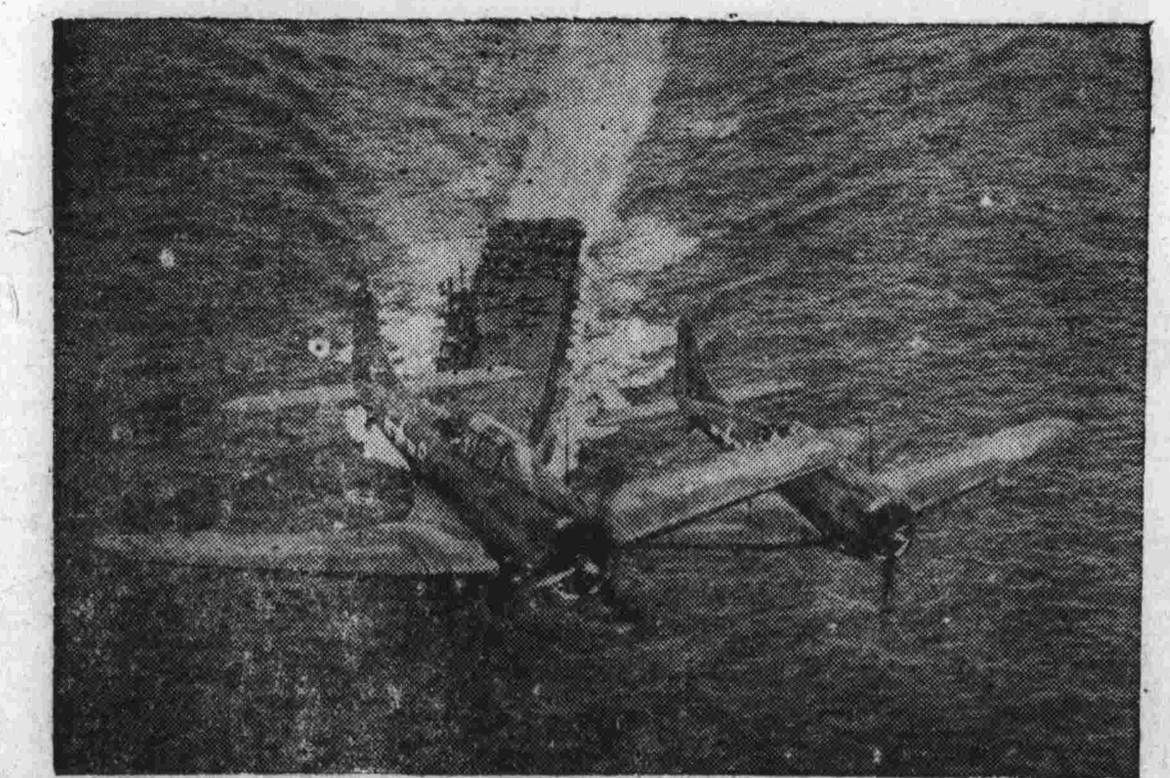
盟軍襲擊琉球台灣
美艦擊沉日艦五十艘
琉球日寇油庫中彈起火
新型遠距離戰鬥機
瑪麗・黛德麗勞軍
試驗飛機的大風扇
歐洲戰場上的花絮
一羣德國俘虜
德國舊式坦克改爲築路車
亞琛戰訊近況
南國人民解放軍
復旦新聞館奠基

盟軍襲擊琉球台灣

關島一役，正可以使日本黷武軍閥明瞭盟國戰鬥力量之強大，上圖爲美軍士兵展閱在關島日軍工事中獲得之戰利品，下圖爲在關島海灘上被美海軍礮火擊落之日機，它仰臥黃沙上，卻似一隻死去的鳥，也像徵着日本軍閥的命運。



十月十一日十二日，美機對台灣進行三十小時之轟炸，日寇損失嚴重，下圖爲自特種混合部隊之航空母艦上起飛之美俯衝轟炸機襲敵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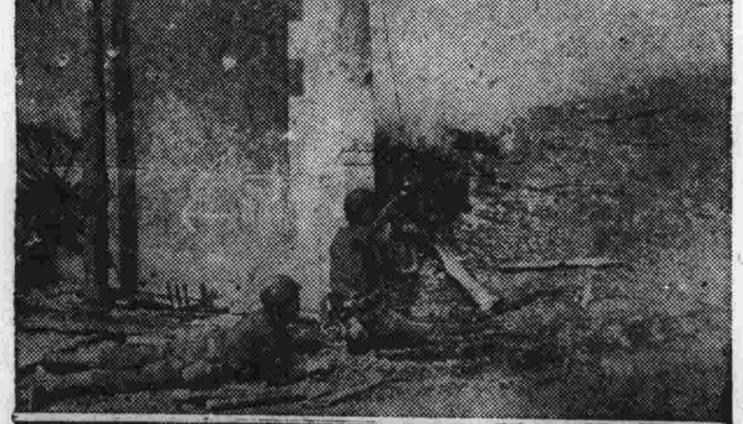
太平洋上對日本的攻勢，在今年羅斯福大總統巡視夏威夷，阿留申等地，和各將領會晤時，已有全盤決定（上圖爲羅斯福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左）及尼米茲將軍在巡洋艦上晤談之情形）。本月十日，尼米茲司令部正式宣佈太平洋上美特種混合部隊襲擊琉球，該地距日本本土不過二百八十哩，海爾賽上將之特種混合部隊在襲琉球時擊沉日艦三十八艘，較小之艦隻二十艘，擊落敵機七十五架。又十月十一日，美特種部隊襲台灣，毀日機二百二十一架，擊沉或擊傷日貨輪三十五艘，並向岸上防務投射炸彈及火箭礮多嚙，敵機庫，油庫及其他設備，連受廣泛損失。據日方軍事人士稱美方之襲擊，爲美國欲收復中國大陸失地計劃之一部。美海軍觀察家則認爲此舉可預示四種可能演變：（一）爲空襲九州之前奏，（二）爲美軍覓取赴中國海岸捷徑之企圖，（三）爲消減日本艦隊之舉措（四）爲牽制日本增援菲律濱之舉。但其使日寇惶恐不安，實爲意料中事。

自航空母艦起飛之美國俯衝轟炸機正向琉球地上日寇基地投彈。下圖爲日寇之汽油庫中彈起火之情形。

美軍於本月上旬對亞琛守軍發出勸降之哀的美敦書，二十四小時後未獲答覆，乃再度進攻。

亞琛戰況近訊

沿公路增援之美軍，正向亞琛挺進中，守亞琛之德軍已開始向城東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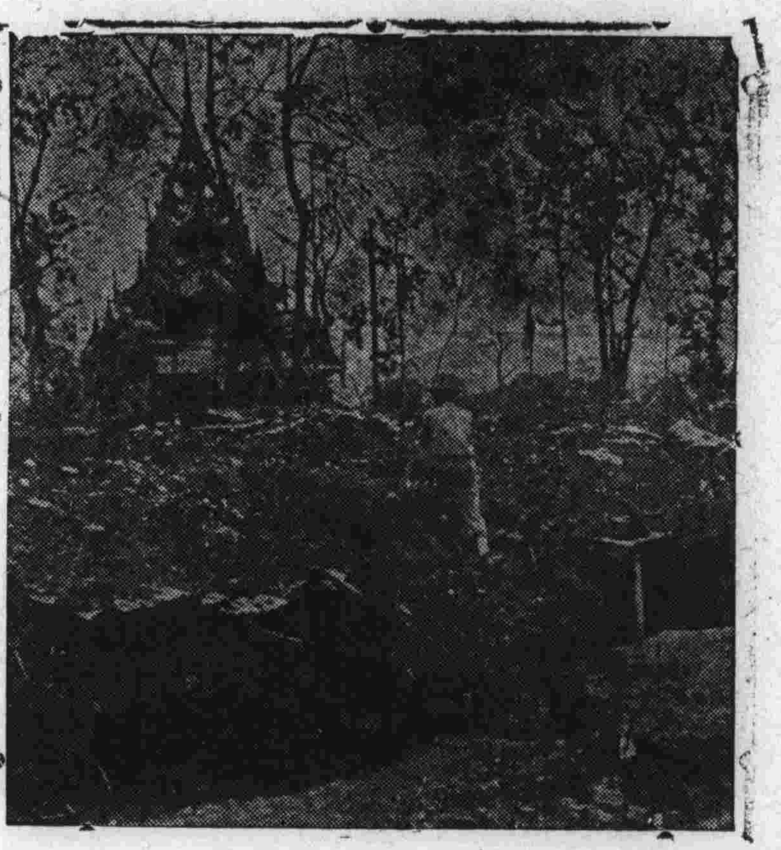
企圖突圍之德軍，藉坦克向美軍進攻，右圖上爲美軍之「巴佐卡」彈爆發時情形，下爲美步兵衝向被毀之德坦克，逮捕敵兵情形。

人民解放軍

南斯拉夫狄托元帥領導下之人民解放軍中有百分之三十係婦女戰鬥員，彼等與男子同樣執槍爲祖國解放，爲民族勝利而鬥爭，上圖爲彼等在追擊德寇後略事休息時之情形。目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正與蘇聯紅軍合作協力驅逐德軍出境。

密支那風景

日寇誓死必守的緬北重鎮密支那現在已經爲盟軍克復了，右圖中一位中國士兵正在瞻仰一座緬甸古寺。寺前週繞的就是著名的伊洛瓦底江，中國軍隊在沿江區內不斷地予日寇嚴重的打擊。



復旦新聞館奠基

復旦新聞館自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陳望道氏（圖中坐者右起第四人）及全系師生奔走募得基金百餘萬元後，已積極動工建築規模宏大之館屋，圖爲該館行奠基禮時留影（中坐者爲復旦大學校長章益氏）。聞該館落成在即，除原定佈置外，更擬立石刻此次籌建中贊助最力者如邵力子，錢新之，及其它金融文化界人士之芳名，以永垂紀念。

〔聯合〕攝影旅行

歐洲戰場上的形形色色

美國陸軍軍醫隊的吉斯特上尉於本年六月六日攻歐時在法北居民巴托特家成立了第一個救護站。巴托特夫人亦適於此日生一嬰兒，由上尉代爲接生，衆謂此孩爲勝利之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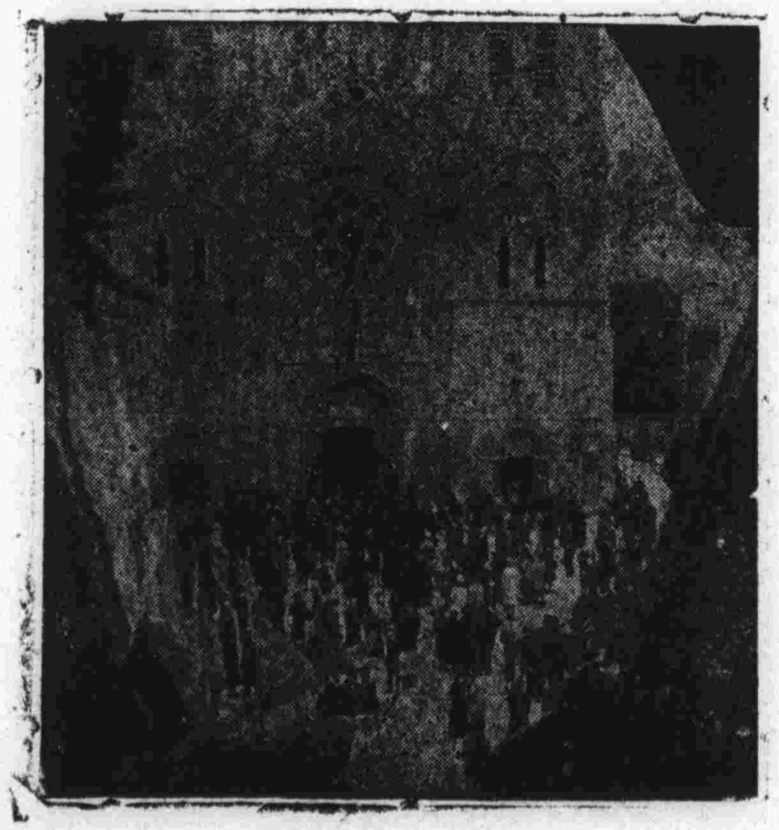
英邱吉爾首相由美陸軍歐洲軍區工兵首領摩爾少將（右）陪同赴法北巡視，一位法國人民爲他燃雪茄以示歡迎之意。

「開礮！」一位美國礮兵隊長發着命令。在歐洲戰場上，美國礮兵始終以强烈礮火，壓迫着敵人。

諾曼底一家小店中陳列了法國三色旗，戴高樂將軍照片，更以顯著地位，安放着羅斯福總統的照片，這表示出法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感激和欽仰心理。

這一輛德國在上次大戰中所用的舊式坦克車，被美軍所獲，改造成築路車，刻被用以修建法北之盟軍空軍基地。

一羣德國俘虜正在挖掘土地，以作掩埋陣亡德軍之用，他們在埋葬死去的戰友時，深切感到被迫作戰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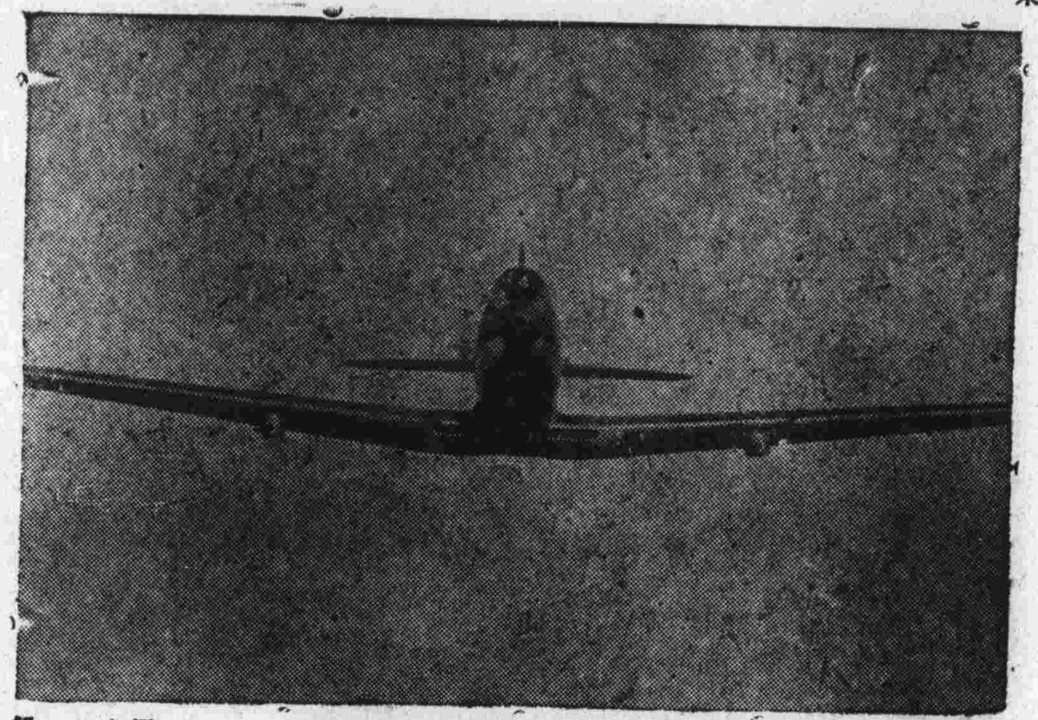


一位以前非常高傲的德國軍官，現在作了美軍階下之囚，他正低頭沉思，回想他以前種種罪行。盟軍將送他到安全地區去過安靜的生活。→

今年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紀念時，法北解放區的人民們在羅馬舊教堂前廣場上舉行紀念典禮，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又飄揚在他們頭上，他們在紀念禮成後並行大彌撒，以追悼爲解放法國而犧牲的人們。←

▷▷新型遠距離戰鬥機◁◁

美國陸軍空軍中新式P——六十三式皇蛇型戰鬥機，正在作最後之試飛。此種新式戰鬥機，較P——三十九式空中毒蛇式戰鬥機更爲堅强有力，完全爲改良之流線型結構。該機昇高力達三五〇〇〇呎（一〇五〇〇米）速度每時四百哩，作戰半徑較原來之空中毒蛇式擴大百分之五十，能深入敵人土地內作戰，即將出現於歐亞大陸上空。



★瑪麗．黛德麗勞軍★

著名之美國明星瑪麗．黛德麗最近在地中海區內慰勞美國士兵，圖爲彼乘飛機返美後下機時之神情。黛德麗生於德，主演之名片頗多。

美空軍獲得

蘇聯紅星章

蘇聯空軍沙拉葉夫少將以蘇聯之紅星勳章頒給美國第九航空隊之亞瑟．G．沙立斯伯雷上校。由於史大林元帥之命令，蘇聯爲表揚沙立斯伯雷上校在非洲，西西里及義大利各戰場中之戰績，特頒以此項勳章。沙立斯伯雷上校所率空軍在法北作戰，予登陸盟軍絕大之援助。

飛機愛克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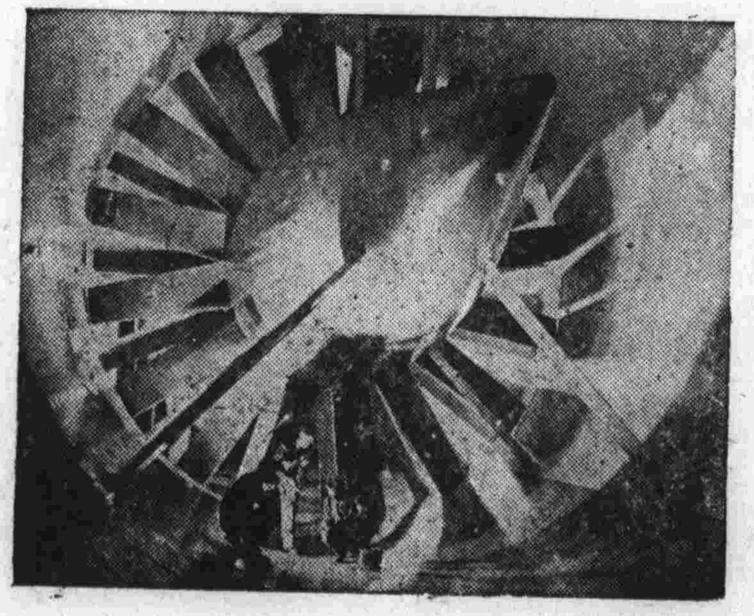
在英國的美空軍，機有特殊的袖珍愛克斯光透視器，如機員自覺飛機有受傷嫌疑時，立刻可由工程師以此種透視器檢視，卽隱祕之微細碎片，在此器之投射下攝成照片，立被發現。

殘而不廢運動在美國的成績

美空軍射擊手勞扶特．沙亞（右圖）在地中海上因飛機被擊落受傷，傷愈後兩臂長短不一，乃學習在船塢中作熔合工人，工作成績甚佳。

人造巨風

試驗飛機機件的大風扇，能在前道中鼓起每時速度七百哩的巨風，這風扇一共十六葉，直徑二十四呎，爲美國最大之通氣風扇。



從亞琛到台灣

匈牙利戰事已接近尾聲　南斯拉夫京城旦夕可下　台灣以東海面展開大海戰

本週西綫戰事的重心仍在亞琛，美國步兵與坦克已攻入城內，現正進行着猛烈的逐屋戰。美軍已佔領該城東部的大半。自十一日上午德軍司令拒絕美方的最後通牒後。美軍砲彈不斷落來，半個亞琛已成瓦礫場所。德國難民開始潮湧，逃過美軍陣線，啼飢號寒，情況悲慘。

亞琛位在德比交界綫上，從巴黎到柏林的火車都要經過這裏，同時也是一條到柏林的捷徑。亞琛在歷史上極爲著名，第八世紀法王夏爾孟尼大帝在此登極，定爲首都。拿破崙失敗後，一八一八年列強在此召開國際會議。亞琛的地位在戰略上也是重要的，美軍佔亞琛，越科隆，渡過萊茵河，沿着鐵道線東進，過漢諾威就到柏林。現在美軍佔領亞琛僅是時間問題。

東線的蘇軍佔領里加後，繼續追擊德軍的殘餘部隊，同時蘇軍又佔領芬蘭北端的貝薩摩。波羅的海德軍的覆滅，當成定論。達琅西里瓦尼亞北部，蘇軍與羅馬尼亞軍共同作戰，進展神速。匈牙利之戰已接近尾聲。匈已向盟軍求和，德軍已開始自布達佩斯撤退。南國首都伯爾格來德亦在被包圍中，狄托所部已攻入該城。希臘游擊隊亦已解放被德軍佔領四十二閱月的雅典。科孚島的德軍已投降。

中國境內的戰事，這一週來沒有多大變化。西江敵軍十二日晨攻進桂平，繼向官橋進犯，刻已被我擊退。自興安南犯大溶江之敵，被我痛擊後，迄未能進展。湘桂路正面我已結集重兵，準備予敵人以[illegible]擊。敵自九月十三日[illegible]，十月十一日陷興安，現相持於大溶江，我軍一個多月來的奮戰，已把敵軍的攻勢擋住了。但最令人担憂的還是在西江方面，由桂平經武宣，石龍再往北便是柳州。敵軍的目標也就在此。柳州的地位太重要了。我們在這條線上應該加强力量，趕緊堵住敵軍的攻勢，贛州城西北郊的戰鬥仍在進行中，敵軍自九月九日陷溫州，十月五日又陷福州。敵軍企圖封鎖我沿海岸線；以防美軍的登陸。但美軍能在塞班登陸，能在關島登陸，又何嘗不能在中國沿海岸登陸。

台灣自十二日至十五日連續的轟炸，這就是登陸的先聲。據德國新聞社十三日下午廣播東京訊：日軍界人士相信，此爲東亞戰事進入最嚴重階段的預示，今日之空中攻勢，僅係未來更大事件的前奏。在台灣轟炸之前，尼米茲將軍統率下的艦隊會襲擊了琉球羣島。這一週來，美軍在太平洋上勇敢的躍進，戰事已經迫近日本的本土，把敵海軍的「內防線」戳穿一洞，太平洋之戰也就開始了一個新階段。

美海軍迭次的挑戰，敵海軍總是躲藏起來，不敢出來應戰。在關島攻略戰的時候，敵海軍稍爲露面，然很快的就逃走了。這一次美艦隊打進它的「內防線」，它似乎不能逃避了。據十五日敵大本營發表：「我」部隊在台灣東方洋上，對「敵」機動部隊主力反覆猛攻中，所謂「我部隊」，除基地航空部隊外，係包含「我」艦隊出動，艦隊忍自重以待望戰機到來之日本海軍，已對優勢之「敵」機動部隊展開殲滅戰」云：按此項廣播之標題爲「帝國海軍終於出動」。

敵艦隊既然出現了，那末，尼米茲上將，海爾賽上將考慮很久的海戰計劃，現在得到施展的機會了。今次大海戰正在台灣以東海面進行中，地點在敵海軍的「內防綫」，它非傾巢出來拚命不可，然從大勢看來，它的失敗是無疑問的了。美海軍以優勢的力量定能一鼓而殲滅劣勢的敵海軍。我們等待着美海軍勝利的戰報吧。

× × ×

未來「主義」問題（續）

凱帶

第一件在民主政治中必須由集體組織完成的事業就是要保證人民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和享受。這一點在教育上[illegible]明顯。也許在這世紀中，食物的分配也將以集體的原則來進行的。

第二件必須由集體組織完成的就是自然資源之運用的計劃。在英國——一個人口衆多的島上——正在實驗有效分配很少的土地，在大衆要求下，這種情形會[illegible]要[illegible]某種程度[illegible]由國家加以一些「有意的指導」——必須具備，在經濟體系中保持一點正常狀態以避免景氣與不景氣的轉變。這是要在國家經濟中加入集體或共產主義的三大論點，但是維持私人企業，也有三個同樣健全的論點：

第一，消費者要求很多的不同物品。集體主義的經濟可以進行戰爭，建造水閘公路和熔爐，但是未必能供給消費者以他們所需的東西。

第二，私人商業進行之企業是進行擴展，發明及實驗時所必須有的條件。它是亨利·福特所以能完成他人視爲不可能的事業的要素。

第三，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如果個別公民沒有自行選擇生活，不必依賴他人的自由——如果沒有這一切，政治自由祇能成爲一種幻想。

我以爲在這一世紀中祇有具備能達到這兩種目的的組織的現代工業化民主政治，才能生存。我以爲要保全最低公民權利，要有秩序地運用稀少的國家資源，要保持正常財富和就業狀況，我們必須比現在以規模更大的集體組織，我們也必須使人民有富足和多種的消費水準，要有進度迅速的發展，要有政治自由的經濟背景。因此我認爲集體主義和私人企業必須同時存在。但是必須同時存在和能否共同工作是兩件不同的事。也許它們在大體上會像過去三十年在英美那樣互相浪費精力，進行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社會將會因它內部之矛盾而滅亡。但我是樂觀的。這究竟不過是一個舊問題的自由和秩序的問題，這問題民主各國曾經在政治方面予以很好的解決，我認爲如果我們一旦發現不是「有此無彼」而是「如何同存？」的問題時，我們在經濟範圍上一定能如在政治範圍上一樣地得到成功。

時評　尼米茲的戰略

太平洋上，美軍的攻勢是驚人的，尼米茲將軍統率的艦隊本月十日襲擊琉球羣島以後，過了二天，美機千架以上又炸台灣，日寇自己承認台南、高雄，蓮花港均遭猛炸，損失相當重大。這次美機出動千架以上轟炸日本領土，還是太平洋戰爭上的新記錄。東京聽到這些消息必然吃驚，小磯米內已在發抖了。飛機千架，何等駭人聽聞的數字，日本本土，東京，橫濱，神戶，大阪，名古屋幾個大城也快要輪到挨炸了。千架以上怎樣能夠擋得住，皇宮，都市，工廠勢必都被炸得粉碎。

太平洋美艦隊這一連串的勝利，它的威力，無遠弗屆，無往不利而已經逼出日寇的內防綫，敵海軍袖手旁觀嗎？還是不敢出來應戰嗎？我們預測美艦隊的次一行動有二個方向發展的可能，第一是襲擊日本的本土，第二是佔領台灣、作爲通達中國海岸的橋樑，這樣才可以把日本與南洋航線攔腰一截。

我們來引證尼米茲將軍的話，第一點：自檀香山會議後，尼米茲將軍已在八月十三日說過，他深信日本可能無須在其本土遭受攻擊前，即向美國投降，但是美軍必須佔領日本，來保證美國贏得和平。美國將要用軍事壓力，加諸日本，可能包括軍艦砲轟日本本土的重要據點在內。第二點：美軍在中國海岸登陸問題，這幾天，尼米茲將軍又是一再表示，美軍到正儘速向西開展，美國的兵力，在適當的時間，將在中國沿海登陸，他又明白指出，日軍在中國境內作戰形勢絀蹶，縱令日軍佔領中國沿海的城市，亦不能絲毫撼動美軍對中太平洋的攻勢。美軍非佔領台灣，日軍仍將有恃無恐等語，從尼米茲將軍的寥寥數語中，可以看出美軍未來的攻勢。台灣之炸，乃是尼米茲將軍完成他的戰略的先聲。

繼轟炸而來的將是登陸，日海軍即使出來應戰，也擋不住美艦隊的威力，琉球台灣被佔領後，所謂日本的內防線已被戳穿一洞，美海軍就伸入我國東海，浙江，福建，廣東都有登陸的可能。蔣委員長在雙十節對軍民播稱：我們在平漢粵漢鐵道以東還駐有四十萬正規兵力，隨時可予敵寇以打擊。美軍登陸後，必能配合作戰。

現在廣西境內的戰爭，敵寇縱有所「得」，但也無補於他的「失」，時間已是他的最大的敵人。日本在其「內陸交通線」未打通以前，而本土早已炸成一遍火海，老巢燒得精光，海外的敵寇已是羣龍無首，好在吉爾貝特，馬紹爾，塞班，關島帛琉諸役的「玉碎」有例可援，不想其無出路。敵寇即使在廣西得逞，這條「內陸交通線」太長，我可以隨時隨地逐段截斷，使之無法暢達，況且英美勢力抵達南海的時候，泰越亦有問題，敵寇欲歸不得，除玉碎外，別無他路可走，但我們不要過抱樂觀，自己還是要努力，堵住敵軍的攻勢，同時希望美軍趕速西來，不但要把敵海軍打沉海底，並且在中國大陸要把敵陸軍澈底消滅，遠東才有安定的日子。

亞琛附近戰區圖

解放後的歐洲政局

瑞士世界周報原載　沈頌芳譯

納粹的崩潰僅是時間問題，解放後的歐洲，各國政府的政治制度將以何種姿態出現，以便保障國際間的永久和平，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而且各方面都正在熱烈討論中。最近阿爾及爾出版的「第四共和週刊」第二十期轉載了瑞士「世界週報」一篇論文，「題爲解放後的歐洲政局」。這是一個旁觀的中立國家的意見，值得介紹，用特選譯，以享讀者。

目前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和其它中立國家公開討論着的戰後歐洲問題，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的問題是未來國際機構問題，未來歐洲各國的疆界問題，設立一個新的國際聯盟（或類似的機構）和國際法庭問題。第二類是救濟和賠款問題。最後一個問題，屬於心理範圍以內的，關於蘊萊方面，「歐洲新的一代」的教育問題，怎樣用鼓吹和平，實施有計劃的青年教育，來養成幾百萬新人。歐洲的年青的佈爾喬亞，他們將來都要擺脫盲目愛國主義的狹窄觀念以及仇恨過去和現在的態度。

這三項問題無疑的是絕對重要的。任何人想到戰後歐洲的民主和新秩序，都是遇到這三項問題。因爲這些問題都是造成新秩序的棟樑。但假使把這些問題分開，那末，一定會鑄成大錯。如果單單來討論該問題之一，其結果一定是抽象，空洞，徒勞無益。但，如把它們整個的討論，而絕對不把它們分開，那末，這些問題對於重建歐洲必能達到圓滿的解決。但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就困難了，因爲明天担當重建歐洲的是人，是把今日的計劃要綱領付諸實施的人。這就是明日的歐洲各國政府的大問題。因爲重建歐洲和改造世界都要靠這些人，譬如說：民主主義的「革新」和改良到處奉行不悖，戰爭已經終了，我們所處的世界同意而願依據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四項自由」和莫斯科會議的最後宣言來改造世界。如果負責的政治家無能力來使之實現，那麼這些決定和志願又有什麼用呢？陳酒總是陳酒，即使轉入新瓶，還是如此，所以，在新時代必需要新人物。

墨索里尼在他得意的時候常說：歷史是人「創造」的。我們雖然懷疑他說話的用意，但也不能否認這句話是包含一部分真實性的。每一歷史上的事件都是需要相當於這事件的人物的，如果他們的能力不能與他們所負的使命相比擬，良好的時機會被錯過而不知利用，（例如一八四八年和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如果相反的，要是在一般有作爲的政治家做起來，他們就知道怎樣去做，去建造，那末，他們就寫成世界歷史中的新的一節（例如：法國大革命，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革命）。

顯然的，革命的例子不是有力的證明，因爲從戰爭結束到「復興」時代之間不必要像革命一樣要經過一個破壞時期，但可以想到許多國家也可能經過這樣的階段，過去和現在的分界將到處毫無例外地十分突然而且深劃；這樣急劇的「變動」可以便利「新人物」把「舊人」的地位容容易易地取而代之。

有人要提出一個相反的問題：爲什麼要摒棄這般「舊人」呢？如此做去，等於說從歷史上看來，我們對於聯合國家流亡政府的人物已有定評，認爲他們的背景不夠堅實；可是他們當中也有許多完人，這些人的威權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都是毫無異議的；我們對於他們當然不能摒棄。聯合國家勝利之日，把「復興世界」的時候，像羅斯福，史太林，邱吉爾，艾登，莫洛托夫，這一流人物單單因爲他們是過去的人物而列入擯除，豈不滑稽可笑？

如果人們對未來歐洲認爲應該民主而都抱着同樣的見解，——所有我們的結論都可以歸納到這個宗旨——第一個結論即可以成立，同時也就是我們第一項定理。

未來各國政府不要應該是無限制的抵監督的中央集權，未來各國政府的權力應該守法，這些法律必定是由每一國家的人民組成的內政監督機構，由立法議會，由經常監察政府行動是否合法的憲法機構，規定出來和保障實施的。凡過去在政治上表示對上述諸點沒有充分的保證，對於上述三種權利懷有戒心而奉行不力，時常利用種種機會持「正路」而不法的人們，這類人應該，因爲他們的民主思想不甚可靠；爲着保障我們大家的前途，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不讓這些人再變成新歐洲的人民代表。

我們已經說過，各國政府應該是民主的。民主與任何獨裁制度不相容紛，但這並不是說不要「强有力的」政府，相反的，明天的民主政府應該是强有力的，不然，他們永遠不能完成建國的豐功偉業。

脆弱的民主政體本身已包容一種支離破碎的[illegible]亡原子，義大利的佛克達FACTA和德國勃魯寧BRUNING的共和政府是最好的證明。

明天的各國政府不應該祇是單純地希望有一種民主政體，它們還應該要明白認識，歐洲的民主如果要由空想變成真實，還需要把各種力量團結在一起。許多人沒有能經受可怕的戰爭考驗。但另有一些人還是在抵抗，譬如過去法國民主政體的舊人，許多人已是從今以後被遺忘了的，但另有一些如安德萊，費列浦，如雷納，卡比唐，如戴高樂，却依然屹立無恙。

强有力而且有決斷並受內政機構監督的民主政府，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這些政府對外也要守法，將來一個負責的政治家必須認識國際間社會的連帶性，同時必須具有對此社會的責任感，正如對他自己的國家一樣。我們已經看到每一獨立國家享受無限制的和無監督的權力而使我們遭受的災害，法學家保祿，雷兆得德在他最後出版的「永久和平」一書中說得有道理，「新歐洲」的締造，倘不首先超越一國主權。至高無上的觀念是不會有所成就的。在這個問題上，還是需要一批新人物，祇有清楚認識自己對於所謂「國際社會」或「歐洲聯邦」負有責任的人，才有權在聯合國會議中來代表他們的本國發言，這些人在他們將來應在新歐洲各國外交部長與大使諮詢會議席間佔着重要的地位。但我們還有進一步的需要：就是我們的第三個定理：這些人應該是些純粹的誠實人。因爲各國人民不願再聽到關於玩弄花樣的欺詐與狡猾的外交官。這些人時常越出範圍來「放大砲」和耍變戲法。這些狡猾外交徒予人類以不利，今天大家已在經受他們所製造的苦難。容我們再說一遍吧！我們不能再要這些人了，從今以後，這般新人物應該是端正的，誠實的，規矩的，無陰謀的，民間的人物，就是像你和我一樣的人物才可以代表我們說話；一字概括，我們需要有良心，有良知的人，只有他們才可以尊重法律，像尊重他們自己一樣來尊重別人的利益與需要。今次戰爭結束後，要禁止祕密外交，——但過去的外交官老是舊腦筋，維持傳統觀念，在總理衙門和大使館佔着勢力，不管防範如何嚴密，如果這些人的思想不良便根本沒有辦法。

從另一方面說，由端正的人物來担任這些職務，他們的活動就易於監督，許多困難問題可能在會議席上不會馬上解決，但我們已可放心他們必將爲和平而努力，使歐洲的人民對於未來不必作杞人之憂。

新秩序必將是公正的秩序，我們熱心追求的目的，無疑地是正義——也就是法律與和平——的勝利。但我們必須牢記，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須有公正的人，因此，明日的當政者之人的選擇就很微妙：因爲違反公平的人必須使他們無權發言，會經有違反正義行爲的政府，當政者與公務員在將來必須不能予以放任。

我們在上面假設了四個原則：明日的各國政府必須民主，但必須有力量，受人民監督，由人民賦與政權，而對人民負責；它們的對內與對外是互相關聯着的，它們必須知道這種關聯的必要，而接受其限制；它們應由純潔的人來組成，忠實地代表人民；它們必須是法律的維護者，永遠不得超出它們的因循之路，有人也許要問，人民怎樣能推選出這樣的人才來呢？回答很簡單：戰爭，痛苦與貧困已經教育了歐洲的人民使他們臻於成熟，經受過此次戰爭的人們，不會再重蹈他們昨日的覆轍；戰後新歐洲的新人物應將歐洲共同體的觀念遺傳給他們的後代；這就是我們的責任，而除此以外別無解決門徑。

如果我們要以民主的方式來重建世界，特別是歐洲，這四項原則是應向明日的各國政府提出的起碼條件。大家不能否認，今日數百萬人効命疆場，遭受種種痛苦，是爲了歐洲的民主新生而戰，那麼建造明日的新歐洲，自然應全力以赴。

× × ×

納粹新武器　雌雄飛機

九月一日夜，德軍會使用另一種祕密武器襲擊英國。那是兩架「雌雄飛機」（Pickback Plane），事後據英國航空部公報，那次英方損失甚微。

所謂雌雄飛機是聯合的飛機。一架是容克八八式俯衝轟炸機，載有四噸猛烈炸彈；另一架是米一〇九式驅逐機。後者連着前者的頂部。駕駛的祇有一個飛行員，他在驅逐機上，同時駕駛着兩架飛機。

當飛到目標上空時，駕駛員把轟炸機放下，然後用無線電操縱，使它滑翔駛向目標去。發生爆炸，這樣的轟炸機所載炸彈可比飛彈多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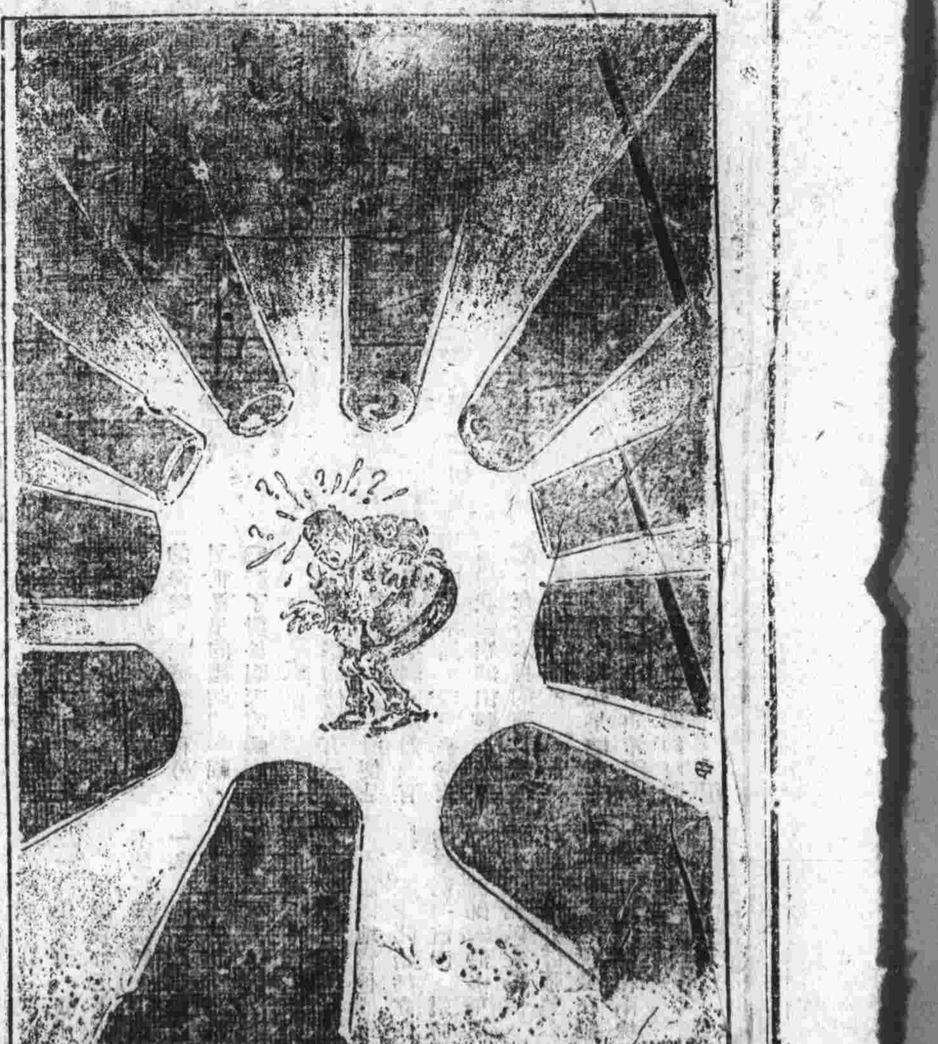
所用的容克式轟炸機，機上一切武裝配備都已卸下，相信所載的四噸炸彈，定是放還機內，不留一些空位。

「雌雄飛機」的運用，目的在減少駕駛員及機上人員的犧牲。倫敦方面意見，以爲希特勒將以雌雄飛機代替飛彈，盟軍在法境進展，被解放的日多，希特勒的飛彈基地漸少，他們必定要用別的方法，來維持他們空的襲擊。一般意見，以爲「雌雄飛機」還不是德國宣傳的「復仇第二號武器」。「復仇第二號武器」當屬比現在的飛彈大幾倍的火箭。德軍還未用它。

「雌雄飛機」的缺點很多，首先是太耗費，其次是不容易駕駛，且祇能用一次，因爲每次出擊，一對飛機中要損失一架。無線電操縱不盡靈活，瞄準目標不易，夜襲固然戰果不大好，白晝收效也微。「雌雄飛機」速率每小時不過二百英里，專家們認爲它對盟軍的威脅並不大。（雨譯自九月三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希特勒的「鋼鐵長城」！

美・柯輔曼作



讀聯合畫報　有如發掘無盡的寶藏！

我打算作一個新人

Stephen Leacock作 廖忠管譯

（「讀者文摘」九月號摘譯）

現在我們頭腦中裝滿了戰後建設的概念，重修鐵路啦，重劃航線啦，鏟平城市啦，不一而足。我親愛的朋友，我提議，爲了戰後世界的第一需要，你須得將你自己改造一下。讓過去你的一點什麼，把牠去掉，推翻你自己，重新開始吧。特別是拋棄那些爲戰爭的強光照得特別微小瑣屑的仇怨。

我們時時煩惱著的事物是多麼的瑣屑，平庸！我認識兩個教臘丁文的教授，他們因對一種「與過去事實相反的虛偽語氣」有相反的看法，竟致彼此停止交言。我曾見朋友們爲了玩高爾夫球而疏遠起來，原因是二者之中，一個善於打球，而一個却長於記分。

我記得有兩個老人是極端的黨敵。這年老的亞獨不同那年老的息德里說話，已經十年了；不曾說過一句話，先生！亞獨是一個自由黨員，息德里却是保守黨。你一定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他們兩個那時也弄不清楚呵。然而，他們倆老是每晨坐在縣城裏的酒館中，帶着新聞紙。每人都發動一種側面諷刺的攻勢，表面對座中人宣講，骨子裏却意存中傷：「我明白這保守黨的愚夫在哪裏」，云云。這麼下去，一直就是多年。不久，年老的息德里死了。我親見年老的亞獨參加息德里的喪儀，站在那兒，悲縮的，沉默的，不住的搖頭。據說在下一次的選舉中，（他最末一次）他的投票變了。

因此，趁還有時間，容我們認識，這樣的仇視又多麼無意義——其實，我們都是多麼好的友朋。我記得一隻美國青年歌曲中的歌曲，末尾的疊句是「人若相知，便成好友，但你却必先知人。」你也許面容不甚和悅，這正因爲你的面孔無能爲力。讓人們知道，這只是面孔而已，在面孔的後面，你仍無惡意。

你留心吧，這只要我們去作，即可作好。我們這麼作，一年有一次，那是在聖誕節：我們都裝着甚是好友，以致整個的世界也因裝飾而更顯得絢明。

你看，現實也即是虛幻。「世界[illegible]少，我們要牠這樣，世界[illegible]我們擇其所好，扮演我們的角兒[illegible]這樣的改造。沒有牠，我們不相信我們能縫補我們這破碎的世界。沒有人民的心與精神，一切條約，公約，立法，諸言都失去價值。到底世界是與精神俱進的。

我打算開始了。我打算裝著是街市上最安祥，和悅的人。你一看見我，便馬上知道。而你，也就開始吧。別等候鐵路的重修，航線的重劃，以及與南美洲通商的重新整頓之類。別將這事情交給合衆國的總統，擱了下來。你開始吧。

孤注　勒納作

美國大選之推測

——一個客觀的報導——

蘇醒之

自九月三號以後，美國兩大政黨的候選總統，已正式開始其競選之舌戰。代表實業企業和所謂穩健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威州長，近在非城已開始其競選之第一砲，繼有廿四州長，接連廣播用以響應杜氏之呼聲，可見實力偉大的共和黨之攻勢，確非小可之比！羅斯福總統又以三戰三勝之餘威，深溝高壘以拒之；然則鹿死誰手，確有值得研究之價值。

美國爲眞正民主之國家，一切代表和縣市州長等，均由民選，衆之人民教育之程度較高，認識國家和地方之需要甚清，故凡能適應美國現代需要及深得人民擁護者，即有被選之希望。本此原理，以預測本年十一月七號之大選（註），雖不中亦不遠矣。

記者於一九三〇年至三八年，因留學美國兼辦華僑日報，會親歷兩次大選，數次州選和市選，故對[illegible]之過去心理稍知一二。例如一九二八年之大選，民主黨總統威爾遜以手造國際聯盟之威名，終被共和黨哈定所敗者，因威氏在外交上被欺騙，更違犯了美國的傳統主義——孤立，故威氏自歐陸一返，即痛遭攻擊，幾至體無完膚。而哈定以庸庸之輩，竟獲多數擁護者；要者，乃一安分守己之人物，能謹遵民意辦理聯邦政府之例行公事，便已綽有餘裕，故寡言之柯立芝以慈善稱之胡佛均能勝任有餘。自一九二〇年至三二年——十二年間，爲共和黨執政時期，亦是美國最安穩無事之時代。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經濟開始恐慌，尤以美國爲甚。失業者，動輒千萬，工廠關閉，商業凋謝，此時美國人心岌岌，尤以遑遑不可終日之工人爲甚。記者於經濟恐慌之次秋年秋抵美，於初二年（一九三二至三三）中，即已查知美國人心之劇變。處此經濟恐慌，非有快刀斬亂麻之幹才，和創制應變之機智如現任總統羅斯福者，頗難打破僵局，轉危爲安，此一九三二年羅氏以新分配政策和復興律，大得選民之擁護，一敗藍敦州長於一九三六年，再敗威爾基於一九四〇年；美國的工商重振，時局轉危爲安，皆由羅氏有創制應變之才有以致之也。

查羅氏之復興律，以扶助工人爲對象，故深得千萬失業及未失業工人之擁護；新分配政策以節制大資本，扶掖中小工商及農民爲對象，故又獲得多數中等階級人民之心理，此羅氏所以能連戰三捷，破美國不成文之憲法而創三次連任之創例之所在也。

今日羅總統以三捷之餘威，國際盛大之推舉，一如士兵臨陣不可逃脫之理由，追求第四屆之連任，以今日美國和世界之時勢而言，正當大戰行將結束，世界和平機構正在萌芽之緊急關頭，總以駕輕就熟之羅氏爲最適宜之人物，故羅氏連任之呼聲，依然高聳入雲。不過若以美國傳統慣例言之，三任已算破例；何能讓其連三再四？以美國內政言之，羅氏自施行新分配政策以來，加之參加全球大戰，軍費浩大債台高築，此爲保守派美人所最反對之一點，故共和黨近十餘年來，每每放大其內政之弱點及國際深入之危險，致召在野黨派，攀起攻擊；此次推舉較開明而穩健之紐約州州長杜威，即欲以挽救羅氏冒險之政策，而硬拉羅氏下台者也。

由此言之，民主與共和二黨之競選，各擁有廣大之實力，孰勝孰敗，頗難一言而定。記者爲此曾數次採訪在華美人及軍人之意見，茲將所訪得者，列述如后，藉以預瞻十一月大選之趨勢。

在中國多數之美傳教師，對羅氏咸抱不滿態度；其不滿之出發點，是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問題，羅氏雖屬基督教的新派，他每禮拜必去坐禮拜的；但他於新教對立的舊教——天主派，却抱親善態度。——還或是民主黨不可避免的一稱敵策，例如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竟推出一位天主教教徒——前紐約州州長史密斯，出來競選，不意竟被基督教派所推倒，結果是一位謹遵道德，爲慈善的胡佛當選。從此可知，民主黨黨員中多天主派，不言而喻。當一九三二年羅氏第一次出來與胡佛競選，他遍歷東西南北各地，所住的大旅舍，多係天主派者。被選之後，對羅馬的天主教皇，表示合作，會派私人代表，常期住在梵帝岡，即其顧問之一也。因此引起基督派之不滿，竟有提出抗議者，因美國是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的國家，輿論不贊成教任何人利用宗教或政治，以求一人一派之私利。在美國天主教的勢力，也相當地雄厚，據聞有信徒四五百萬，從中可得不少選票；紐約城中能容三萬人，高有一百零五層的摩天大樓，就是天主教徒的財產。據聞天主教徒因前候選總統史密斯的失敗，特建築此空前的大廈以安置史氏，所以史氏爲該廈的總經理多年，於此亦可見天主教在美國經濟的勢力之一斑了。

道德上說，凡較嚴格的基督教派，是贊成禁酒的。一九二八年胡佛競選之得勝，據云是得力於婦女界之援助。美國婦女爲什麼對胡佛大表同情呢？其中最大原因之一，因當時共和黨競選的政治條件，是主張禁酒的。婦女深怕丈夫或一切男子醉酒行兇破壞家庭中的幸福，降落了道德的標準，故力爭憲法附加第八條——即禁酒的通過。結果，酒也禁了；胡佛也被推上台了。孰意男子性硬，禁酒時還要喝酒。隨地上禁酒，他竟跑到自由海中或鄰邦交界上，甚而走私偷飲，在這禁酒的四年中，（一九二八——三二）鬧出許多笑話。結果不惟男子學會狂飲，連少女們也受了男子的傳染。當年的羅斯福及民主黨，窺破這禁酒案的虛假與人心對禁酒反動，居然將廢除憲法附加第八條，爲競選的政綱，一時大得多數男子的擁護，所以在一九三二年，把胡佛推倒了，酒禁也解除了。——這件事在嚴肅的宗教家看來，認爲有損道德的標準，故對羅氏咸抱不滿的態度。近在蓉渝兩地，也遇見一些抱有以上同樣態度的美人，但這派人在一萬三千萬的美國人中總是佔絕對的少數，與羅氏這次的競爭，不見得有若何的大影響。反對羅氏最力的，仍是美國的大實業家企業家和保守派與孤立主義者，因爲在羅氏新分配政策之下，對大資本家是不甚方便的。在復興律下，工人的工資相當的提高，有最高與最低資額之規定，這是資本家所不高興的第一件；工廠在不大賺錢時，也不准自由停閉，否則可由工人組合接辦，這是資本家第二件不高興的事；而實業家最頭痛的一件事，是政府准工人集體講價，甚而請退工人，均須由工會主持，這是美國近年罷工風盛之一大原因，也是資本家最恨羅氏的一點。一九三六年大選時，據聞巴士頓軍火大王都爾氏曾捐三百萬美金爲藍敦的宣傳費，就是反對羅氏；孰料在不久之後，他的愛女竟變成羅斯福總統的愛媳了。

歐洲近代帝王中間，前英王溫莎公爵和前羅王卡洛爾二人是同樣以「不要江山愛美人」的韻事震動一世的。溫沙公爵固然永無復辟希望了。但羅馬尼亞這位風流遜王卡洛爾近來却頗有重登大寶的可能。

卡洛爾自失國後即偕其情婦盧比斯葛隱居墨西哥，本已厭棄皇冕。但最近在巴爾幹戰局急轉直下時，卡洛爾却因蘇聯的撐腰，可能重返祖國，東山再起。據華盛頓消息，莫斯科方面已決定扶持卡洛爾復辟，因爲蘇聯認爲只有卡洛爾是建立與蘇聯友好的羅馬尼亞政府的最適當人物。美國當局至今還沒有獲得蘇聯正式的照會，但蘇聯目前已在先徵求英方的意見了。

× × ×

九月十二日衝進德國邊境的美軍遭遇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遭遇，德國人竟以花朵與熱咖啡歡迎他們，據北美新聞協會的記者亨茲報告，美國第一軍由比利時衝破德國邊境，佔領洛恩城，他們所遇到的第一批德國人並不像助德軍的狙擊手，而是拿食物與花朵的歡迎者。歡迎者將彩帶與花朵插在美國兵的衣襟上，並且告訴美國人說，他們已等候了很久，美國人來，他們很高興。這時美國弟兄受寵若驚，幾乎不相信這裏已經是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地方。但是他們終於發現這些人民是德國人，這中間有一位是五十二歲的摩爾，他是上次大戰時的德軍，一年以前他十九歲的兒子在俄羅戰爭中殞命，這時摩爾招待美國弟兄到家裏痛飲，他懇切地說，「我們是德國人，可不是納粹。我們大家都在等你們來」。

× × ×

專門家估計美國海軍裏擁有五萬音樂家，和兩百八十萬歌唱家，和兩百萬欣賞音樂的人。事實上，幾乎每一艘海軍軍艦上都有音樂隊，好多大潛水艇上也配備得有全套樂器，供這批深水下的作戰人員消遣之用。

這些樂隊都是從海軍音樂學校裏來的，每隊包括隊員二十人，派駐在海軍的一艘艦隻或每一個海軍站上，該校每半年有一期學生畢業，可組成音樂隊六隊，至今已有五十隊送到海外各戰場去了。

× × ×

★歐洲不幸中之幸★

——大戰之後可無大疫——

按過去的情形來說，大戰之後，必有大疫。飢餓與疫病兩騎士是跟着戰爭跑的。這回可不同了。據國際善後救濟委員會衞生組高級職員說，這次大戰之後，不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一次廣泛的傳染病。

從地下運動者的報告，淪陷國家內，衞生無不能控制的時疫發生，波蘭曾發現大腸熱病，但這不過是地方性的疾病，不是流行傳染病。羅馬尼亞也曾發現大腸熱病，可是流行並不廣泛。迅速有效的治療，已經減少大腸熱病可怕的情勢。

肺癆病，在歐洲流行頗普遍。在荷蘭，因爲衞生行政弄得好，早已絕蹟，淪陷後，一切遭德軍破壞，藥遂不繼，現在癆疾又流行。

歐洲糧食情形不好，但國際善後救濟委員會相信前途不如理想的那樣黑暗。國際善後救濟委員會華盛頓總部衞生組主任在倫敦對人說，西歐解放區需要大量藥品供應，醫生和看護需要不多。（雨譯）

今日與明日

李普曼作 舒雪鴻譯

原載紐約先鋒論壇報

什麼叫「戰後」？

「戰後」這一名詞的意義很需要使之明朗化而予以確定。自停戰之日起至二十世紀末之一時期內所能發生之任何事物，現在都用這個名詞來把它籠統的包括了。結果人們都成了雜心的。一個人說什麼事須得立即做，另一個人說什麼事可以過一年，兩年，或是三年再做，其餘一個人說什麼事應該在更久遠一點的將來去做，他們所說的不是同樣的問題，自然的他們會發現他們是彼此衝突的。

眞正的戰後時期不完全是將來。而是在其間我們要應付戰爭的直接結果之一個時期。事實上我們不能跳過這一個過渡時期，也不應懷有跳過這一時期的思想。在那一個時期裏面，武裝軍隊將予復員，工業復原，內外債清算，軍事商業改爲民營商業，臨時政府代以永久政府。那是一個特別制度的時期，在那時期裏，敵國將受執行猶豫之監視，被佔領國家則將恢復其平衡狀態。

上述之各種轉變，其中有幾項：例如美國之軍隊復員與工業復原，較之其他轉變：例如對於德國執行猶豫之監視，當時稍嘗。但所有這些個轉變合起來就是戰後時期，如果我們就歷史的經驗判斷之，則這一個時期，自停戰後起，將繼續約五年。如果不度過這一個戰後時期，我們不會知道這個世界是否已經達到了像十九世紀時的那種多少有些穩定的和平，也不會知道是否這個戰後時期已經又變成了戰前時期，如同在一九三一年日本攫取滿洲與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起而執政的那一段時間內我們所看到的。

在所有我們努力的範圍裏面，最艱鉅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一個戰後時期，期於十五年或二十年後，政治是關係得到根本的穩定，經濟狀況可以行得通。如果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這一個時期，我們就可以提高我們的希望，自信的迎接着所有自由民族的合作計劃。

但是我們不要再踏一九一九年的根本覆轍，像威爾遜一樣，以爲戰後時期的特別困難，能以一個世界性的機構解決之，那個機構在理論上是永恆存在的，而事實上則是新奇而未經試驗的。我們也不要再鑄成胡佛在戰爭的情況還沒有清除之前，就在巴黎先解除武裝，或是哈丁領導下的共和黨在世界情況仍然反常的時候，就宣佈復還原狀等等的大錯。

因爲我們未能分清戰後時期的過渡辦法與我們在這時期之末所要達成的事物之狀態的區別，故而我們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譬如，參議員塔弗特有一天會宣稱如果美國參加將近在勃萊敦森林會議中商討擬議之國際貨幣基金，那無異是「把金錢倒在陰溝裏而去」。參議員相信如果不先「採取所有使國家立於出口者進上所必需之其他步驟」，則貨幣不能穩定，因此他建議與英國蘇聯及其他國家成立直接的金融協定。然而塔弗特先生也許無須對於這許多各國的最卓越的人們所從事之計劃予以如此之多的冷嘲熱諷，如果使他先已明瞭，或是他們更明白的說明了國際貨幣基金之計劃，不是作爲解決直接的戰後問題之用的。此種直接問題，無疑的須以特別協定解決之，誠如塔弗特先生所建議者，與世界主要之金融國家直接協商之，絕非在此種直接因戰爭而發生之問題得以順利解決時，其他任何一般的國際協定始可望實施也。

如果這一點了解了，則認爲戰後時期的特殊關係必須停止，並於可行時即予代以較永久之協定一事，必然不是愚蠢的。

在我們商討和平機構的中間，同樣的明白的法則必須銘刻於心。如果我們認爲那就是同敵人解決戰爭和執行和平解決的機構，則我們將陷於極端的進退兩難的裏面了。以若干年，就說是十五年吧，爲期的執行解除德日武裝所需的軍備，應建立一種使德日對於和平之解決就是挑釁的意思也不敢有的軍隊陣容，爲了要使那種陣容，大國和毗鄰我們的敵人的小國，將需合起來，雖然這個字眼聽起來有點使人發科。

然而在一個特定的戰後時期中，對敵人執行和平所需要的力量，是大於各國所能夠，將要或是應該永久的與爲了對於國際組織的未確定的目的而維持之力量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分清所有國家間永久的一般的協定與處分敵國的特訂的戰後條約之間的區別。否則我們將不能執行由從事戰爭所獲得的對敵的解決，因爲我們對於軍備的用途，將不予以十分明確的限定；而一旦我們世界性的和平社會，也不能獲得授與它一個使命，因爲它是一個世界性的使命，所以它不能完成。

日本海軍大將檢閱艦隊　蕭樂容作

◀遠征歌聲▶

——莫蘭——

野戰醫院中的緬甸姑娘

本來，她們都還在學校裏唸書，
戰爭中，她們英勇地負起了這種神聖的任務。
慷慨地脫下了美麗的紗龍，
穿上這英武的戎裝，
頑皮的偏又愛好穿馬靴。
誰能想到她們也會經爬過那崗巒起伏的野人山啊！
她們一樣餐風宿露，不辭辛苦。
緊隨着作戰的部隊，
熱心地看護着我們不幸受傷的官兵。
她們是這樣的可愛，
偏又是這樣的多情。
算親如自己的姊妹。
在工作上，有些地方總未免太委屈了她們！
我想永遠不忘記她們，
從她們那裏，我偷偷地學會了一首美麗的詩歌，每當唱這歌的時候。
我就想起了她們
上帝啊！未來的歲月裏！可不可以賜予她們以更多的幸福？

野人山上的遺民

這樣純樸忠厚的
怎會不是我們一脈的遺民？
當他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時候，
是這樣的覺得面熟與親愛。
當然，他們的祖先就是我們古代遠征的壯士，
至今他們虔誠地崇拜着我們當年遠征的英雄！
蠻荒的森林裏，
使他們淡然遺忘了人類的一切聰明，
原始的生活，
是這樣的美麗與天眞。
我們也太快樂了，
在這遙遠的邊疆裏，
發現了我們一脈純樸忠厚的，
蠻天氏的遺民。

九，二五，于密支那

盆地

郭風（散文）

霧使我們的天地變成多麼狹小呢。在院子以外，我什麼都看不見。一種柔軟的，但一切都執拗的白色東西遮住了。我從一百多級的石階跳到山腳下而去打水，連足踏的地方都看不明晰。但是，我心里明白，我足踏的地方還是堅實的土地。

一個盲者，憑着什麼來直接感受世界呢？現在對於自己不經意地發出的問題，我有了喜悅。我記起了，在燭石一般重壓着我們的那個仲夏夜，什麼使我們的滯聽那響音漸漸遠遠風笛呢？

我記起了北方的那位盲詩人。使我知道什麼是比時間更永久的，還有什麼比還看不見的世界更爲廣大。

但是，眼前的東西還是模糊不清的。山和樹，農田和籬笆，還有除了天空以外，作爲這四面皆山的盆地和外面廣闊的世界溝通的唯一標記，那電線和公路。在院子以外，我什麼都望不見。可是這間遭是我昨天看見過的，爲我所熟悉。我盡力地思索着。

也許我什麼都沒有想到，因爲現在我是什麼都沒有看到。

只是慢慢地我記起了，因爲爲山所擋，在平時站在此地，也不能看到，必須轉了幾條山路，那是有一淺鮮的草地。因爲在什麼都望不到的時刻，我記得還有一片草地，我記得的比看到的還清楚，而這時我才對自己有了祝福。

此時我又記起那個北方的盲詩人。他愛一切比一切的愛都深沉。是的，在一切，甚至太陽都遮掩的時刻，在比全里的夜更無可奈何，只有一團灰白的時刻，除了太陽以外，要有比太陽更不可抗逆的東西，使世界重新光明。

但是，眼前的世界還是模糊不清的，然而那是並不是不可以撥開的霧。

結婚

在山下農田中間的茅屋里，有一家農人舉行結婚。在這僻靜的盆地里，他們會經爲這件事忙碌過。我看見他們在屋頂重新鋪了稻草，前面的門牆也用新的竹蓆修補過，又敷上泥。起初我以爲冬季來了，農人在習俗上都會在農暇時修理他們的住屋。現在我想，除了使茅屋溫暖一些外，另外爲新人佈置一種新的氣象吧。

而且，在他們其實是十分簡單地修理這些時，也許會感到一種幸福逼近的輕微的喜悅。

午後我便從窗口望見那頂由二人或三人抬着的花轎。我的視線大半都爲一派杉木林的枝葉所遮掩，但是我還看得很清楚。那些田路我是走過的，我走過了好幾次，甚至可以說是熟悉的。那麼狹窄，看來是那麼短，却不能夠性急地一步跨到的。

我看出來，那些轎夫的步數放得很慢，那麼安穩的樣子，好像生命被按捺住一樣，使我心里感到不安。

前面運送禮物的人都沒有，很簡單的，那二三個轎夫已經跨過幾條田路了。他們便循着那些好久以來，好像從沒有改變過的田路踱過。我看見那頂四邊通是紅的花轎，感到在這個世界裏，歡樂是不能叫喊的。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來迎接這個吉夕。在那些習俗的儀式里，我會想到一些什麼呢。想到他們的渴念和堅信，在短時間內，他們怎樣地擺開對於生活的不變的忍從，怎樣地後來又走上生活的舊的路子呢。

我看見，他們的結婚是沒有聲音的。到了夜昏，我們的院子全然寂靜的時候，我才看到山下他們的茅屋里，有特別輝麗的火光，那該是鳳燭的亮光。我想新人的交拜早已舉行過了。我還聽見他們的笙歌，那些吹笙手也許便是他們的鄰居，或且從鄰村來的他們的戚友。

那是容易明瞭而含蓄的音樂。我感到一種另一個世界里的體貼的幸福，我有了對於明天的禱祝。

流動工廠

美國現在爲協助歐洲戰區的重建，通用公司與實夕法尼亞州的美國車輛製造公司正在趕造一種流動工廠，所謂「流動工廠」是一列火車，包括十輛車皮，車上設有各種機械設備，工廠於開到後數小時內可以發出三千基羅瓦特電力，各種被毀坦克卡車與其他作戰設備，均可從事修理，「工廠」能深入前線，跟隨部隊開往收復區，德軍敗退各處，無不實施破壞，因此此種機械工廠特別需要，據蘇聯使用此種工廠的負責當局宣稱，「恢復電廠過去照例需要幾星期以至幾個月的時間，現在破壞的地區如有鐵路可通，恢復工作可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

草灰

那道路的傍邊有一個小小的防空洞，一邊便是農田。防空洞的斜對過有一座小木屋。我幾乎每天都從我住宿的山頭上走下來，在那木屋的窗口前面等着我的信件。

我每天都提早地下來，想用一點小小的希望，消磨午後一段沉悶的時間。冬天里那條小溪里水很淺，滯信的工人往往過回來，給我多不討煩的刻。

那個防空洞老早就空廢在那里。洞口上面遮蓋的泥土現在自然地是出許多蓬草，洞里的木板還是好的，表明起初建築的時候曾很考究，賦給多少一時逃避過來的生命以安全之感。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把這些印象收集起來，洞里堆着許多穢物，它曾經慢慢地爲人們所遺忘，以至走過的人們完全忽略他的存在了。

在這僻靜的小紅地里，人們一時保持着相安無事的狀態，其實很少會發生一件使人驚駭的小事。

午後我曾走下那一條不算長的道路。但是時間一久，遠縮着也是沈滯的，看見那個防空洞前面圍觀着幾個人，而且還有談論的聲音，起初我還沒有走過去的興趣。

怎樣地當他們走過以後，我才開始站立在那個防空洞的前面。這時我看見里面鋪着許多稻草，一個女人俯臥在上面，把頭仰起來向外面張望着。另外一個男人便坐在洞口，用一口洋鐵罐在兩塊斷磚上面燒着菜葉。

（未完）